



黎 白 著

龙 潭 波 涛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龙潭波涛



封面、插图：贺友直

龙 潭 波 涛

黎 白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 3/4 印张 2 插图 140 千字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 350,001—450,000 册 定价 0.44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三四年秋天，红三军(后改称红二军)从洪湖转移出来，在四川、贵州的边界上，准备与红六军团会合，派侦察排长陈福贵回陈家潭去。表面上借被俘白军陈岐汉的名义，迫使地主陈宝泰买枪，建团防，实际上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并打听六军团的消息。

谁知陈岐汉突然逃跑回来了，陈福贵不幸被捕。陈福贵的侄子小龙，愤恨地烧了地主的粮仓，逃进深山，陈福民等农协会员仍继续斗争。

经过曲折艰苦的斗争过程，陈福贵终于逃出六军团，并回到陈家潭，斗争了陈宝泰，成立了二农攻产。

小龙和爸爸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英勇搏斗，跟着大队队伍继续前进，去参加新的战斗！

目 次

一	陈家潭	1
二	逼债捉人	11
三	猎豹	23
四	祠堂杀人	35
五	斗阎王	51
六	陈福康的来历	68
七	第一次放哨	84
八	有名的大嫂	97
九	秘密会议	107
十	十万火急的大事	116
十一	冤家对头	128
十二	遭毒手了	143
十三	怎么办	156
十四	夜半枪声	165
十五	水牢里	172
十六	火光满天	183
十七	深山老林	196

十八	相见	209
十九	赶场	215
二十	会师了	227
二十一	红旗飘扬	238

— 陈 家 潭

贵州省的东北边上，有个镇子叫陈家潭。陈家潭北靠四川，东靠湖南，是个三省交界，倚山傍水，风景美丽的地方。镇外有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潭水蓝得发黑，连浮萍水草也不长，平日不见一丝波纹，真象是一面镜子。下雨的时候，潭水打着旋儿，发出一阵阵雷鸣样的吼声。老辈人传说这是潭里的独角黑龙和天上的神龙打仗交锋，所以叫“黑龙潭”。后来，从湖南移来几户姓陈的人家，傍着潭水落了户，又过了不知多少年，住在这儿的人多了起来，就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陈家潭。到了一九三四年，这儿已经住着近二百户人家。宽宽的石板铺成了十字大街。杂货店、药店、客栈、饭馆沿街开了十几家。每逢阴历单日就有赶场的集市。当地和周围十几个村寨的居民把药材、兽皮、竹器等等土产摆出来，卖给从四川、湖南来的商人，换些洋布、火柴、盐巴等等日用品。陈家潭在这方圆百十里，算是个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了。

俗话说“有山就有老虎，有村就有地主”，“破土地庙里住着穷神，破茅草房里住着穷人”。陈家潭也不例外，住着一家顶顶大的财主，也住着上百家辛勤一世，却还是挨冻受饿的穷苦人。

镇子的顶东头，住着一户人家。一个破牛栏依着三间歪

斜的茅草房。不远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约五六亩。这块地黑油油的，肥沃极了，没有一个石子，耕得深、耨得细，无一根杂草。往南是个小山坡，坡上长满了矢(shǐ)车菊、牵牛花和发黄的野草。这时，山坡上，坐着一个放牛娃，手里拿着一支短笛，正呜呜地吹着。一条老水牛在坡上嚼草，偶而抬起头四面望望，想往远处走，放牛娃便随手捡起石子，用力一投，正好打在那长长的牛角上。老水牛吓了一跳，好象懂得了主人的意思，连忙停下来，哞哞低叫了几声，低下头，又慢慢地嚼起草来。

放牛娃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夹袄夹裤，衣服又短又小，紧紧绷在身上。圆圆的脸，红里透黑，两条又黑又浓的眉毛压着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微微有点厚的嘴唇显出一股子倔强劲。他身旁放着一个背筐和一把镰刀，筐里塞了不少干草柴火。忽然，他停下笛子，闪着那对大眼，盯着山坡坡上的一片矮树丛。

树丛里有几只小山雀飞过来，跳过去，正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有一只山雀儿，停在最显眼的茶树梢头，得意洋洋地啄着羽毛，那股子悠闲劲儿，就好象没把放牛娃放在眼里似的。

“好大的胆子啊！”放牛娃哼了一声，悄悄掖好了短笛，捡起个小土块，眯缝着眼，咬着嘴唇，朝那小山雀瞄了瞄，扬胳膊用力一丢，“拍！”的一声，只见那小山雀扇了扇翅膀，掉下来了。放牛娃窜上前去，双手用力一捂，山雀便吱吱乱叫。他眼里闪出了胜利的光辉，轻轻梳弄着山雀的羽毛，高兴地自语

说：“你还跑得了？”

忽然，茅屋前有人喊着：“龙儿……龙儿……”

放牛娃抬起头看了看，应着：

“在这儿哪！”说着，插上镰刀，背起柴筐，赶着水牛回家去了。

茅屋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四十上下手拿猎枪的男人。他就是放牛娃陈小龙的爸爸陈福民。他见小龙手里攥着个山雀，便皱了皱眉头说：

“又贪玩了？十四岁的孩子不小啦！”

小龙眯了眯眼，把背上的筐子一耸(sǒng)，笑着说：

“谁贪玩来着？看，柴满满的，牛也喂得饱饱的。”

“快进来吧，等会跟我上山打猎去！”爸爸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屋。

“打猎？”小龙高兴极了，急忙把牛赶进栏里，把柴倒在房外，三步两步跳进屋去。一进屋就怔住了，只见爸爸妈妈都愁眉苦脸地站在桌边。

“带什么呀？小龙爹，钱没有，酒没有，火药没有，粮食就剩下留种的了。”小龙妈叹着气数落着。

小龙爹猛往起一站，把桌子一捶，气呼呼地说：

“什么年月？一年到头拚死拚活种他五亩地，刚刚打下粮食，一缴租就没了。这还活得了么？”

小龙一看这光景，瞪着眼，闪在门边，一声也不敢吭。

“那，那……那怎么办呢？”小龙妈问。

小龙爹把火枪往桌上一放，叹了口气，说：

“再找笑脸阎王借借看。”

小龙妈吓了一跳，按着桌子角，吞吞吐吐地问：

“找笑脸阎王？旧帐没还清，再加上新债，哪辈子能了啊？”

小龙爹沉重地坐到破椅子上，看着乌光发亮的火枪，怔了一阵，犹犹豫豫地说：

“还是借吧！小龙他妈，要是打着个‘大牲口’，这帐说不定就好还啦！”

小龙妈不言语了。缓缓地走进里屋去，拿出火药袋、酒葫芦、米口袋来，递给陈福民，说：

“那就少借点儿吧！少借少还。”

“唔！”陈福民接过东西，背上枪，正要大步朝门外走去。

小龙这才闪了出来，小心地看了看爸爸的脸色，说：

“爹，我跟你去！”

“走吧！”小龙爹点点头。

陈宝泰是陈家潭第一个大地主。有七八百亩田地。这么多田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算得上是大财主了。镇子上有百多户人家租他的地种，他每年收的租粮堆积如山。镇里还有他几家商号买卖。自己无儿无女，只有一个弟弟陈岐汉，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个官儿。平日，他在家种花，养养鱼，抽口大烟。为了愚弄穷人，冬天施舍些粥米，夏天施舍些茶汤。当地乡绅商号凑了钱，给他献过一块匾，上写着“乐善好施”，管他叫做“陈善人”。他又是陈家潭陈姓家族的族长，

管着镇上近二百户姓陈人家的大小事务。简直就掌握着穷人们的生死簿，因此佃户、长工们给他起了另一个绰号，叫做“笑脸阎王”。

这时陈福民父子由长工领着，先在外院厢房里找到大管家杜贵。

杜贵晃着脑袋，眯缝着眼，打量了陈福民一阵，嘿嘿冷笑了几声，问：

“又借钱来啦？”

“嗯，”陈福民怯怯地点点头。

“你们这些穷鬼哟，今天借，明天借，大老爷又不是聚宝盆。养猫捉鼠，养狗看家，养你们这帮东西，哼，真是懒骡子驮不得盐巴。”杜贵瞪着眼，叉着腰，指手划脚地骂起来了。

陈福民脸色通红，哑着嗓子说：

“大管家，劳你通报一声，实在无法……”

“无法就不要活好了。”杜贵冷笑着。

“你叫唤什么？”小龙忍不住了，也瞪起眼，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杜贵更火了，骂着：

“小杂种，你敢嚎丧……”

这时候，就听见屋外有人咳了几声。杜贵立刻垂手站好，不言语了。只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大约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小圆脑袋，小圆眼睛，又圆又大的红头鼻子，厚厚的嘴唇，双层圆下巴，几根黄黄的胡子，圆圆的大肚子，加上两条短胳膊短腿，活象一个山药蛋插上了四根火柴棍儿。他穿着青缎

子夹袍，青缎子千层底鞋，手里捧着镶金托的白铜水烟袋。这人正是笑脸阎王陈宝泰。他一进门，先朝陈福民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斥责杜贵说：

“你这个人哪，只会瞪鼻子竖眼，不象个样子。到我家来是看得起我，不分贫富，无论亲疏，都是客，懂么？”

“是，是，大老爷……”杜贵连忙点头，陪着笑脸。

“请到客厅里坐吧！”陈宝泰朝陈福民又笑了笑，迈步先走了出去。

陈福民拉着小龙，跟在陈宝泰身后，往客厅走着。陈宝泰在小龙头上摸了一下，笑着说：

“多聪明的孩子啊！可惜我陈宝泰辛苦一生，徒有虚名，没有儿女啊！福民哪，陈祥田子女多，我想从他屋里过继一个儿子，他为什么老不答应？”

“这个……我没问过他。”陈福民含含混混地回答着。

“有空，你帮我说说吧！”陈宝泰笑着。

“唔！”

“请进！”陈宝泰掀开竹帘，站在门外，让着陈福民。

陈福民走进了陈设华丽的客厅，拉紧了小龙，往墙边一站，说：

“大先生，我来跟你借点钱，借点米。”

“请坐吧！好说，好说。来人泡茶！”陈宝泰走到紫檀木的长条案旁边，拿起果盒，捧到小龙面前，笑着说，“来，吃点松子糖，桂圆。”

小龙急忙往后躲闪，陈宝泰却抓了一把糖，塞到小龙手

上，这才坐回到太师椅上，看了看陈福民，笑着问：

“进山哪？”

“嗯！没有吃的了，打打猎，挖点药材。”

“好么！这才是过日子的人家。这样吧，我再借给你十块大洋，二斗粮食，火药到我铺子去买。你是有良心的人，给我种地不是一年半载了，打了猎，挖了药，你就只管交给我的铺子，出的价钱也比别家高些。”

陈福民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杜贵！”陈宝泰叫了一声。

帘子立刻一掀，杜贵应着走了进来。

“到帐房拿十块钱，再量二斗米来。”陈宝泰吩咐着。

“是，大老爷！”杜贵瞪了陈福民一眼，又飞快地走了出去。不大会工夫，他把钱捧到陈宝泰前边的八仙桌上，又摊开帐本，翻了翻，说：

“陈福民先前欠大洋六十八元五角，租米三石七斗，这次加上大洋十块，米二斗，利息是……”

陈宝泰一摆手，说：

“先不必算利息了。就这样吧，福民哪，放心进山打猎，多加小心！”

陈福民接过钱来，说：

“大先生，我要是猎到值钱的，这钱立刻就还！”

“不急，不急。”陈宝泰笑了笑说，“我又不会向你讨债。”

陈福民暗暗地叹了口气，扶了扶猎枪，朝陈宝泰点点头，说：

“我们走了！”

“我不送了。福民，有空和陈祥田说说，他穷，孩子多，我过继一个来，还能亏待了他么？”

“嗯！”陈福民含糊地应着，拉着小龙，跟着杜贵走出客厅。

陈福民背了粮食，买了火药，回到家里，安顿了一下，就准备着进山了。

小龙兴奋得前转后跳，一会儿盘着绳子，一会儿晃着葫芦，一会儿摸摸枪，嘴里哼着山歌，一点儿也闲不住。

天黑了，茅屋里点上了灯。小龙妈收拾着衣服、干粮袋，陈福民叼着旱烟袋，一遍一遍地擦着枪，小龙蹲在地上，磨着刀子和药铲。各人忙着手上的活儿，静悄悄地，只听得见灯花爆裂的声音。

突然，“乒”的一声，门打开了，灯光一闪，闯进一个人来。这人高大、魁梧，手里拿着把镰刀，一进门，就扯着嗓子问：

“福民哥，进山哪？”

陈福民抬起头来一看，是陈宝泰的佃户陈海南。立刻站起来问：

“海南兄弟，这些天不见面，你跑到哪儿去了？”

陈海南把门一关，蹲下来，闪着兴奋的眼神，笑着说：

“福民哥，我可开了眼界啦！告诉你，我看见一股子为穷人办事的队伍，打红旗，帽子上有红星，说是叫什么红军！”

“什么？”陈福民睁大了眼，走过去，闻了闻海南的嘴巴，低低地说，“你不是喝醉了吧？这可是不能瞎说的呀！”

陈海南把胸脯一拍，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着急地说：

“这还能瞎说胡扯吗？”

陈福民把门插上，递过烟袋，说：

“那你仔细点说说。”

陈海南接过烟袋，猛吸了几口，晃着脑袋说：

“大概是月中吧，不是十四就是十五，月亮还圆哪。我让笑脸阎王逼出了镇子，跑了百十里路，到了猴场，正好碰见那里过队伍。我吓了一跳，心想，完了，碰上双枪兵了，躲开了阎王，又碰上了小鬼。把我抓了壮丁怎么办？想跑又怕他们看见了，拿我当坏人，给我一枪。我躲在山石后边只好等他们过完了再说吧！哪晓得后来，越看越不象，他们穿着蓝军装，有的穿黑色学生服，也有穿庄稼汉衣服的。头上的帽子有好几个角，中间有颗红五星。肩上扛着枪，背上背着草帽、雨伞，脚上有的穿草鞋，有的穿胶皮鞋，头发老长，脸色也不见好，只是两眼放光，真有神！他们唱着歌子，步子迈得飞快，领头的打着红旗。这时候，猴场镇子上也热闹起来。我胆子也大了，就站出来了。只见有几个穷哥儿们领着他们，抓到了镇上的财主，打开了粮仓、库房……哎哟，粮食啊，大洋啊，布匹啊，全搬出来了。几个红军长官朝全镇的穷弟兄讲话，说财主土豪办尽了坏事，应当枪毙！还讲了好多分田地、人人有田种的话，听得我脑袋嗡嗡响，也没记清楚。人家说得真好，句句都向着穷人。后来，他们把那些搬出来的东西都分给了穷人，把租约、地契、债据、帐本子一下子烧了个干干净净。我还分到了点大米、几尺洋布呢。嗨，红军还在猴场贴了告示，写着挺大挺大的字

儿，可惜我一个也不认得。心想，天下有这么好的队伍，我就跟上他们干吧！又想请他们到咱陈家潭来，捉住笑脸阎王，让咱们也出口怨气。你看，我这个乡巴佬啊，走上去，又说不出话来了。这工夫，一阵子枪响，说是王家烈的队伍跟在红军屁股后头追来了。红军大队立时拉出镇子，不大会儿，就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我躲在镇外，等枪炮不响了，再找啊，连个人影也没了。我一连追了两天，也没追到，急得直骂自己。福民哥，你想想，这还假得了么？”

陈福民听着，连大气也不出。等陈海南说完了，才长长吁了一口气说：

“真有红军就好了！”

陈海南蹦了起来，扯着嗓门儿说：

“你看，说了半天，还真有、假有的！你不信？”

“信是信！”陈福民问着，“能开到咱们这儿来么？”

“那我怎么晓得？”陈海南摸着头发。

“海南叔，你带我找去！”忽然小龙抓住了陈海南，一股劲儿央求着。

“要找得到，我还会回来吗？”陈海南揪揪小龙的鼻子，笑着说。

“别跟你海南叔捣乱！”小龙妈拉过小龙。

陈海南装满烟袋，猛吸了几口，把烟袋往陈福民手上一塞，起身就走：

“我赶快告诉祥田哥去！”

“海南，小心点，除了祥田哥，再不要到处乱说。让笑脸阎

王听见，没什么便宜。”陈福民小心地嘱咐着。

“怕他？有了这么个红军队伍，我更不怕他了！”陈海南挺着凸出的胸脯，拉开门栓，满不在乎地走了出去。

小龙妈关好了门，朝福民说：

“唉，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好了！”

“我也去当红军！”小龙插嘴说。

“闭上你的嘴！老老实实上床睡觉去，明天跟我进山！”陈福民瞪着小龙说。

小龙眨了眨眼，噤着嘴，咕哝着什么，走进里屋，扑通一声，倒在床上，拉过被子，蒙住了脑袋。

二 逼债捉人

一清早儿，陈宝泰就坐在太师椅子上，把那本厚厚的帐簿翻了一遍又一遍。白宣纸上写满了佃户们欠下的帐。他看得真是满心欢喜，好象本子上的毛笔字儿都闪着光，一行行的数目字儿，就是一堆堆的白洋，一囤囤的稻谷啊！他轻轻吹落帐本上的星星灰尘，双手把它摆端正了，又拿起算盘，乒乒乓乓打了一阵。这才心满意足地停了手，点上水烟，咕噜咕噜吸了两口，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把身体往椅子上一仰，微微扬着头，正好看见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上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自个笑了笑，点了点头，鼻孔里“嗯”了几声。